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Hayden White (Author) Robert Doran (Editor)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叙事的虚构性:
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 (1957-2007)

[美] 海登·怀特 著 [美] 罗伯特·多兰 编 马丽莉 马云 孙晶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叙事的虚构性： 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 (1957-2007)

【美】海登·怀特 著 【美】罗伯特·多兰 编

马丽莉 马云 孙晶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
1957—2007 / (美) 海登·怀特著；(美) 罗伯特·多兰
编；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2019. 3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ISBN 978-7-305-21152-2

I. ①叙… II. ①海… ②罗… ③马… ④马…
⑤孙… III. ①怀特—史学思想 IV. ①K097.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765 号

Hayden White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Copyright © 201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08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

著 者 [美]海登·怀特

编 者 [美]罗伯特·多兰

译 者 马丽莉 马云 孙晶姝

责任编辑 李廷斌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9.5 字数 400 千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1152-2

定 价 80.00 元

网 址 <http://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Hayden White (Author) **Robert Doran** (Editor)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 :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1957-2007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编者注

本书汇集了海登·怀特之前未被收录的 23 篇文章。为使读者了解并融入背景中,文章均按年代顺序排序,原出版日期附于每篇文章标题之后。虽然与怀特教授商讨过,最终的选择权取决于我,仍然难免挂一漏万。

在此,我想对怀特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在编写该书过程中给予的热情鼓励、提出的中肯建议以及在每个阶段提供的积极帮助。我同样要感谢汉斯·凯尔纳,感谢他在本书编写初始所给予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述,使得本书的质量有所提高。还要感谢托马斯·碧比在《编者引言》中提出的有益建议。

本书前期准备工作得到了受明德学院研究院院长资助的研究助理们的鼎力协助。研究助理梅丽莎·卡西斯、莎拉·詹姆逊和戈克切·尤祖姆居在协助本书编写过程中表现出色,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目前所任教的罗切斯特大学,在 2009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期间为我慷慨举办“历史和叙事之间:纪念海登·怀特”专题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极佳的背景铺垫。

关于本书的读者提示:所有文章均为原始出版稿件,为了使本书保持一致性并符合当今的文体风格和惯例,只稍做编辑。注释的括号标明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所附加的材料。

序 言

ix

献给威廉·J. 博森布鲁克

感谢罗伯特·多兰为我的作品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我认为,在收集我自己早年的论文中,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方面,他所表现出来的年轻的理想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早已深深地感染了我本人。应该补充说,罗伯特·多兰选择收集这些论文虽然与我协商过,却并未从我这里获得太多的建议。他无疑有自己的目标,对此他在引言里也有提及。我欣赏多兰在本书引言里所表现出的敏锐和精准,他把整个集子有机地综合起来,比我自己做得还好。我相信他已经囊括了我的职业生涯中所有我本人感兴趣的主要议题。

我很高兴那篇关于早期中世纪欧洲爱尔兰籍天主教派的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论文得以再版。当初是我的本科老师、后来成为我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同事威廉·J. 博森布鲁克向我,也为众多在底特律的学生引介了克里斯多夫·道森。博森布鲁克教授的历史是在大萧条以及二战之间,比任何小说或传奇更能激发我们兴趣的一种精神冒险。对博森布鲁克而言,历史是,也只能是一门艺术,博森布鲁克以如此的认识来挑战理性,同时也挑战想象力。

雅克·巴尔赞曾经说过:可以向年轻人引介历史,但不可能真正教授它,因为历史,真正的历史,是需要书写的。巴尔赞并没有继续解释此论断明显的隐含意义。那就是:历史只存在于书写中。从某种意

义上说,他是对的。专业史学必须经过书写——虽然口头历史与此相反。倘若不写,便不是历史。有关过去的信息可以以口头的形式传达。你尽可以满脑子装着各样事实,以及各种信息,但是在你把所有的东西统筹在一起,以某种叙述或者议论的方式将它们书写出来之前,这些东西都不能被称为历史。只有书写出来,你才能向其他行家们呈递你的历史并任由后者评价和考证,这是历史专业的游戏规则,除非改变这些规则。对于严格的历史学(proper historiography)而言,口头叙述的历史现实充其量也只是某种原材料而已。

x 我很欣喜地看到另一付诸重印的文章是《何为历史系统?》,这是一篇在为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们举办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目的是人们就自然(生物学、遗传学、进化)和文化(历史、社会、语言)的关系展开讨论时,有一套可以依循的理论系统。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充实尼采有关历史变迁的思想,他认为应该以人们希望从某种(历史的)过去中继承下来的传统,来替代人们真实地从那个(遗传的)过去中所继承的过去。这篇论文1967年首次在丹佛宣讲时并未获得极大成功。事实证明,科学家们不希望他们所知道的历史被改变。他们的态度像极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后者认为历史研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科学——这也是一件好事!特别是有些科学家认为历史就应该从起源开始来书写他们领域所取得成功的进步,直到书写他们本身。

在最近一篇发表于《代达罗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期刊,我很自豪自己还是其中一名成员——虽然不是代表“历史”而是“哲学”学科)的文章中,卡罗琳·拜纳姆(Carolyn Bynum)女士谈及现代史学目前的状况。在她看来,历史学科似乎皆大欢喜。20世纪末的文化战争及其各种“转变”的影响似乎已经被同化;西方历史学家的数量在增长;满世界充斥着历史专业机构的出版物——仅仅去年一年就有约48000项发表物。拜纳姆女士认为所有对于历史现状以及历史研究情况的讨论大部分并非出自“见习历史学家”,似乎在说只有从事历史专业并被业内认可的人士才有资格发表言论。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她似乎认

为从认识论、伦理学或者其他层面来评论历史研究的人们，未免因其过于笼统而不能研习特定的历史著作。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可以也应该来关注历史研究的方法。当“历史”这个词意味着以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或书写方式来研究过去的话，专业人士可能拥有“历史”。然而，专业人士并非拥有过去，在历史现实的全方位视野之下，把过去和现在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这个方面，他们没有专属权。事实上，以“现代”模式进行写作的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们似乎可以更合理地使用此专属权。

在史学的科学化之前，历史被视为一种经过训练的记忆 (disciplined memory)——受史实和论据所证实的记忆。此外，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史学被认为是修辞的一个分支(如修辞本身)和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很少有伟大的史学经典在探索之初出于无私的动机，它们中的大多数起初并非为了探寻有关过去的真理，而是探究这个真理对于现实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呈现的模式变化巨大——把过去的大事件和大冲突呈现在人们面前——它一直在寻求解决康德所定义的道德的灵魂问题，即我(我们)应该做什么。

xi

众所周知，科学不能在其内部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就需要艺术了，它可以对科学进行补充(科学只告诉我们情况是什么)以及为道德提供方法。因为要从思考情况是什么到决定我应该做什么，道德需要想象力，更具体地说是康德所谓的生产性想象力(与记忆或再造想象相对)。现代科学史学在构建过去时已经削弱了想象力的作用，而想象力很可能会帮助活着的人们做出道德的判断。

我之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历史知识是有关真实是(或曾是)什么的知识，它是意识形态的解毒剂。起初，我认为这是因为历史，如果不是更科学，那么至少比意识形态更“现实”。我一直相信科学史学——以其经验主义及其“大理论”模式——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在其操作中排除道德问题，就会产生冷漠无情，或我的朋友桑德·科恩所说的“消极虚无主义”，而不是付诸行动的意志。幸运的是，

现代小说自从打破了浪漫风格,一直活跃地关注“历史”,不是把它理解为“过去”,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类自我制造的奇观,用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术语表示即**自我再生**(*autopoiesis*)。正是因为现代小说以“历史”理解为其最终所指,它因此产生了一种艺术,一种对艺术本身的非唯美化的。换言之,我想最后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洞见,“历史没有诗歌是了无生气的,而诗歌没有历史则是乏味的”。

目 录

1	/ 编者引言:人文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话语
32	/ 致 谢
35	/ 第一章 柯林伍德和汤因比:英国史学思想之变迁
64	/ 第二章 克里斯托弗·道森历史观念中的宗教、文化与西方文明
98	/ 第三章 克罗齐永恒普遍联系的历史观
118	/ 第四章 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19世纪早期思想文化史的时期概念
130	/ 第五章 思想史的任务
149	/ 第六章 批评的文化:贡布里希,奥尔巴赫,波普尔
163	/ 第七章 历史叙事的结构
179	/ 第八章 何为历史系统?
189	/ 第九章 当代历史哲学的政治
207	/ 第十章 文学史变革问题
224	/ 第十一章 现实主义表现中的文体问题:马克思与福楼拜
244	/ 第十二章 历史话语
260	/ 第十三章 维柯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
265	/ 第十四章 文本的阐释
283	/ 第十五章 历史多元论和泛文本主义
299	/ 第十六章 “19世纪”时空体
310	/ 第十七章 弗莱《批评的剖析》中的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
319	/ 第十八章 中间语态的写作
328	/ 第十九章 弗莱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地位

341 / 第二十章 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叙事

362 / 第二十一章 19 世纪修辞学抑制

374 / 第二十二章 后现代主义和文本焦虑

391 / 第二十三章 对历史负疚吗? 保罗·利科的长时段

416 / 索 引

443 / 译者后记

编者引言：

人文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话语

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

——海登·怀特

自 1973 年《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出版之后^①，一提到把“理论”引介到现代历史学研究领域，人们就会想到海登·怀特。的确如此，如果想找到一个思想家，对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表象，如何认知历史这门学科，以及历史学如何与其他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产生关系等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恐怕得回到 19 世纪。尽管怀特在探索历史书写和历史意识这个广阔的领域时也曾借鉴前人，但是，能把专业历史学家执着的目标和职业的敏感与哲学的世界观如此紧密地结合，并无情地挑战这个领域的传统和预设，怀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像怀特那样在跨学科领域产生过如此深重的影响，其批评著作一直成为文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历史学家、电影和媒体评论家的创作源泉，这一点已被大量的研究怀特思想的二

^①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手文献所证实^①。

本书收集了怀特的 23 篇论文,代表了他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且之前未被收录过。按顺序读,它们构成一种思想自传,揭示出怀特的思想轨迹以及这种思想与每篇论文写作时期理论潮流之关系。虽然之前怀特发表了 3 部论文集,它们所收集的作品也经过选择,其中多篇也经过修正和重写,但它们都以一个特定的主题贯穿始终——即转义理论[《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1978)],叙事理论[《形式之内容:叙事话语和历史表现》(*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1987)],以及比喻理论[《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1999)]——这意味着在怀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其许多重要文章被排除在外^②。这一点在他的第一部选集中尤为如此,比如《话语的转义》就只选择了他学术生涯前 20 年之少量作品。而这些早期的重要论文,其中大多数至今仍然非常有影响力,可以为我们研究怀特的创新理论之起源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因此本书收集了怀特的绝大部分这类论文^③。

除了他那本著名的《元史学》,怀特一直偏爱使用论文的形式来表

① 我可以特别提到近期出版的关于怀特作品的论文集,该书以突出跨学科学者群体为特点: *Re-Figuring Hayden White*, ed. Frank Ankersmit, Ewa Domanska, and Hans Kell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怀特远比大多数人认为的高产,因为对其作品的评论倾向集中于他的四部主要作品上(这些作品从首次出版以来一直连续再版)。除了不计其数且内容翔实的论文、访谈和答复外,更鲜为人知的作品是他的 60 多篇未被收录的文章和书籍章节,它们完全可以集结成几本大部头著作。因此,为本书选择论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惜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一些有价值的论文不得不被排除在外。

达自己的批评观点。一直担任《历史与理论》杂志主编的理查德·范恩(Richard Vann)称怀特为“我们这个时代首位学术论文家”^①。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 Capra)更是称他为论文“大师”^②。的确如此,人文学者一直偏爱专著,把它当作人文领域能给人带来地位和威望的必不可少的载体,而怀特以罕有的技巧、思想以及论题,大大提升了论文这种过去经常被轻忽的形式之地位。

在此引言中,我提供了一个怀特思想的概述,旨在说明本书所包含的论文可能会使怀特的主题更加详尽化、情境化、情节化,而之前发表的论文集或者专著里面没有明显体现出这些特点。

从历史到理论

尽管常被称为“理论家”,海登·怀特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训练。他在思想文化史以及历史哲学方面的兴趣,得益于他本科时代的导师威廉·J. 博森布鲁克。博森布鲁克是韦恩州立大学一名具有超凡魅力的教授,也是怀特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哈里·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以及哲学家阿瑟·丹图(Arthur Danto)的老师^③。怀特后来编辑了一本书《历史的应用:献给威廉·J. 博森布鲁克的思想及社

① Richard Vann, “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37, no. 2 (1998): 144.

② Dominick La Capra, re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 no. 4 (Oct. 1988): 1007.

③ 阿瑟·丹图声称“如果不是发现博森布鲁克的讲座是与众不同的”,这些讲座恐怕会引导他成为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The Uses of History: Essays i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Presented to William J. Bossenbrook*, ed. Hayden Whit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 序言]。博森布鲁克的专著有: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1940), *The German Mind* (1961), 以及 *Mid Twentieth-Century Nationalism* (ed. 1965)。在《德国思想》的序言中,博森布鲁克感谢怀特对其手稿所做的评论。

会史论文》献给自己的导师以示感激之情^①。1951年完成学士论文之后,怀特又于密西根大学读研究生继续深造历史,并于1952年获得硕士学位,1955年获博士学位。他的626页长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从格里高利七世到(科莱弗的)圣伯纳德以来教皇领导理念的冲突:特别参考1130年的教皇分裂事件”^②。在密西根,怀特师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orrice Mandelbaum),据怀特所言,后者是“那个时代美国唯一一个研究历史哲学之人”^③。对怀特早期产生影响的人物还有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R. G.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以及意大利哲学家贝纳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分别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柯林伍德和汤因比:英国史学思想之变迁》以及《克罗齐永恒普遍联系的历史观》)。

短暂担任韦恩州立大学的讲师之后,怀特先后于罗切斯特大学的历史系(1958—1968)和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1968—1973)任教,后担任卫斯理大学人文学科中心主任(1973—1977)以及历史学和文学

① 除了怀特的论文“Romanticism, Realism, and Historicism: Toward a Period Concept for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本书第四章),该书还收录了丹图和哈鲁图尼恩的文章。

② 怀特于1953年至1955年之间在罗马学习,从此激起他一生对于意大利文字和文化的兴趣。怀特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卡罗尔·安东尼作品的英译本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尽管没有出版博士论文,怀特还是从中提炼出两篇论文:“Pontius of Cluny, the Curia Romana and the End of Gregorianism in Rome”, *Church History* 27, no. 3 (Sept. 1958): 195 - 219; 以及“The Gregorian Ideal and 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0, 21(3): 321 - 338。赫尔曼·保罗在他的文章中讨论过这些文本“A Weberian Medievalist: Hayden White in the 1950s”, *Rethinking History* 12, no. 1(2008): 75 - 102。

③ 参见埃娃·多曼斯卡在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18 中对怀特的采访。曼德尔鲍姆出版的作品 *Purpose and Necessity in Social Theory* (1987);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 Sciences* (1984), 以及 *The Anatom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1977), 全部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曼德尔鲍姆也曾向《历史和理论》的《元史学》特刊投稿,尽管他对怀特的代表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参见 Maurice Mandelbaum, “The Presuppositions of Meta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19, no. 4 (1980): 39 - 54。

凯南教授(1976—1978)^①。1978年,他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教授,也是在那里,他带领这个系,既创新又继承,使之成为这个国家最早的跨学科项目之一^②。1995年怀特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退休时,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系的兼职任命(1996—1997),同时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系(1995—),至今仍在那里工作。

怀特的职业生涯轨迹揭示了一个从历史学家向学术知识分子的渐变:从最初被传统的历史系所任命;到他职业生涯的中期之跨学科研究;最后,到比较文学和修辞学系,即从欧陆思想的角度用更综合的理论来反思人文学科。这段学术旅程也记录了怀特与历史学研究之间大伤脑筋的关系,其间他的观点遭到诸多抵制甚至嘲讽^③。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元史学》很有创意,其他人则讨厌怀特,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评论家,不过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创造出神圣的学科罢了。对他们而言,怀特把文学或虚构的故事和历史与传记强拉到一起,本身即是对历史的歪曲,认为历史是一门事实学科,如果不是方法上,但至少精神上科学的。

无论如何,怀特的书籍和文章却是史学和历史哲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阅读集中在他1970年代的开创性作品《元史学》以及《话语的转义》中所收集的论文上。除了少数几位名人,历史学家普遍对怀特后来进军“批判理论”,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

① 怀特提到,他曾作为年轻教授主讲过中世纪文化史(Domanska, *Encounters*, 13)。

② 1983年,他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研究首席教授;1990年,被任命为大学教授。怀特在1991年被选入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

③ 我们可以在怀特已故的斯坦福大学同事理查德·罗蒂身上找到相似轨迹。发现自己在自身哲学学科领域不受欢迎,罗蒂离开了工作21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人文学科教授,最终像怀特一样,进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